



万叶

ま ん よ う し ゅ う



集选

钱稻孙 译

文洁若 编 曾维德 辑

 上海书店出版社





万叶

ま ん よ う し ゅ う

集选

钱稻孙 译

文洁若 编 曾维德 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叶集选 / 钱稻孙译; 文洁若编; 曾维德辑. --

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458-1794-2

I. ①万… II. ①钱… ②文… ③曾… III. ①和歌—诗集—日本—古代 IV. ①I313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62120 号

责任编辑 顾 佳

封面设计 陈绿竞 余励奋

万叶集选

钱稻孙 译 文洁若 编 曾维德 辑

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1/32
印 张 16.875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794-2/I·476
定 价 78.00 元

万叶一集，人多誉之为日本之诗经。书非成于一手，亦非成于一时。即此钱氏稻孙之译集，亦非一时一手之所成。在浩瀚杳渺的时间之河中，有人感慨触动，落叶书情，有人雅意偶合，拾叶得诗，亦有人寻绎芳泽，缀叶成集。不禁令人思及唐于祐落叶流红故事。阅此集者，虽不能如于生般抱得如花美眷，然丽制别裁，如挹清芬，幽情雅绪，万代同心。有情之人什袭皮藏，则此书虽曰纸也，当如虚空焉，金不能摧，水不能湿，天地鬼神，无能犯之者。惟君宝爱之。

——上海书店出版社

前 言

日本的韵文以五、七拍为基础，举俳句为例即五七五的结构。暂遑论短小如俳句者，就短歌而言，五七五七七，合计三十一音，“和歌正译，法当何取”，争论自然不少。钱稻孙以为中文乃单音节语，日文则复音节语，两种语言格调迥异，求达一致绝无可能，所以他在翻译《万叶集》时，尝试了各种形式。当中尤以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使用的诗经体，因文极深僻晦涩，最遭人诟病。

其实钱稻孙仿效《诗经》而译，非率意之为。和歌草创时，五七之调犹未定型，颂唱的内容亦如《诗经》流露的先民淳朴风尚。是故成歌时代较早的，多以葩经楚辞之体译就；晚出的，则五言七言，颇有魏晋风骨、六朝姿仪。欲借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，体现和歌演进的脉络。《樱花国歌话》跋之谓“今译古者务从古，近者取诸近，凡欲见其韵”，堪资旁证。

要学上古诗辞，总须还原些面貌神韵，否则不伦不类罢了。《汉译万叶集选》序曰：“以拟古之句调，庶见原文之时代与风格，然而初未能切合也。”这般苦心孤诣，开卷〔1〕诸译就是一例。按说越是旧译，越是不切合而弃选的，这里都留了下来，作为资料的价值自不待言，更能观其译法流变。

在钱稻孙笔下，随处可见童蒙受书《毛诗》的学养，既正复雅，诸如“之姝者子”“叵兮赫兮”“雁飞戾天”，至乃〔2〕译一：

惟此大和，丘陵孔多；
靡克有加，香具峨峨。
爰跻其上，瞻我邦家：
野则升烟，水则飞舸。
丰兮美哉，惟此大和！

以今上古韵说仅“家”字押鱼部外，馀皆在歌部。钱稻孙译《神曲》时乃用段玉裁古音十七部，按此歌理亦如是，则韵字无不入第十七部。钱氏更言“烟”“鸥”二字不见于《诗经》，这里特改“鸥”作“舸”，兼为了趁韵。但他未拘泥此中，往后重译并不讳用今字或墨守格律。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，即尝试用白话翻和歌，不带半点的佶屈。

翻译能有这样灵活多变的文体，是钱稻孙对最相匹的风格体裁之探索。想到将《神曲》宗《离骚》句调，《源氏》师《红楼》笔法，浮世草子拟迹明小说，谣曲台本稽式元杂剧。如斯译才与功力，人见之唯有惊叹，无怪乎《万叶集》的译诗体裁应变百端。尔后的人汉译和歌，参取五七言绝句古诗者众，诗习楚学者寡，殆还原风骚之形神难矣。

纵使和歌形式归化为诗辞格调，究其根本，终究是和体汉用。钱稻孙译时，刻意保留日语习用的文学意象，像是“绿婴”“藤波”等。直截照译的，还有冠辞、缘语、挂词、序句、戏训、比喻等和歌修辞手法，姑举最常见的“枕词”（冠辞）为例。

枕词作润藻，置于特定的词语之前，这特定的词语，便称为“被枕”。枕词与被枕的关系概有以下数种：用典者如枕词“天降りつく”修饰被枕“香具山”，乃出传说天降香具山；谐音者如枕词“梓弓”修饰被枕“春”，日语“春”读若“はる”（haru），恰与“张弓”之“张”音同；联意者如枕词“天離る”修饰被枕“鄙”，谓边鄙去天之远；譬喻者如枕词“五月蠅なす”修饰被枕“騒く”，比作夏蝇聒耳。二者之间虽有音义上的联系，但对歌意来讲不一定有影响，尤其在地名充当被枕时，冠首的枕词驯成套语，连带出现而已；其中的典故缘由又难为读者明了，因此今汉译和歌常省略不翻。钱氏仍尽可能译出，间采归化应对，如捕鲸沧海的“鯨魚取り海”译“鲸波”，螺肠乌黑的“蝸の腸か黒き”译“螺黛”。勉力传达中日在文化、文学上的异趣。

遍检《万叶集》，看去无一字日文，细阅起来却十分费解，甚至不通。原因正是当中真假名相杂，辨读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所谓真名即汉字，而假名则假汉字表日语的音声。钱氏留意到这点，特在翻译中循用真名，让读者多少能窥得本来面目。且看〔266〕，原文如次：

淡海乃海 夕浪千鳥 汝鳴者 情毛思努爾 古所念

对译曰：

淡海之湄，夕波千鸟；

汝也嘈嘈，使我心槁，为思古老。

〔1285〕译一，同样不失《诗经》况味，在结构上与原文亦步

亦趋：

春日融融，嗟尔茕茕，独立于田；
芳草萋萋，嗟尔无妻，疲立于田。

这首歌拿春草之柔饰喻爱妻之娇，钱稻孙对此改作兴喻，“芳草萋萋”呼应下句的“妻”，并且押了脚韵。

“萋”“妻”相谐，不由想及歌〔2495〕：

慈母养娇娥，深藏在闺中；
如何得见之，蚕蛾藏茧官。

原文以女比蚕，钱稻孙译出此要之余，还巧妙利用“蛾”“娥”二字同音关联，深得乐府民歌之意况。

像这样的发挥，进而见〔908〕译二：

愿得年年从侍游，
盘桓芳野鉴清流，
曲湍溅出素琳球。

原文末句只说白浪，钱稻孙却译成“素琳球”，可谓不信。但是“素琳球”一语不独表现出浪花的形色，更传其声，好像玉石相击叩而发的清响。轻轻一笔，立时把河曲流水拍岸的情景栩栩然描绘于眼前。

* * *

20世纪30年代钱稻孙自发翻译《万叶集》，散见于刊物。适

佐佐木信纲始举一项外语译《万叶集》的计划，因缘际会，殆在1940年代初即定钱稻孙为汉译人选，于是仿照“诗三百”，甄选三百馀歌。不料人事纷繁，世情波折，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钱稻孙与佐佐木氏之间的联系亦就此中断。直至1955年，遥自东瀛热海来鸿，二人才又恢复交通，方知昔译有部分寄失，“因复检我旧篋，居然残存当年草底若干束。重加理董修补，再寄海外”。中山大学的邹双双教授在访问佐佐木信纲纪念馆时，发现了一份油印本，题曰“漢譯萬葉集原稿其ノ一”。上抄录凡一百六十三首译歌，缺卷二、三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前三卷皆从别纸裁贴，并有朱点。此中见得一处“イキ”，疑朱批皆出自日人之手，所改有误有正。误者如〔5〕原译“嗟嗟鸣鹤”改“嗟嗟布谷”，正者如〔38〕原译“上驱洵河”改“上驱乌鬼”。稿本大部分译都成了《汉译万叶集选》定译。

翻检钱氏遗稿，也“居然残存当年草底若干束”，得窥《汉译万叶集选》之初貌。存序四篇，都用的青色三百格稿纸，毛笔小楷反复重写，每稿略异，仔细研读内容、形态、字迹，本书中分辨如次：

一、题“选译万叶集序”，未完，墨批，并蓝墨水钢笔涂改，附译歌一。兹称“选译万叶集手稿甲”。

二、题“选译万叶集自序”，未完，朱墨批，不附译歌。

三、题“选译万叶集序”，全，朱墨批，附译歌四。兹称“选译万叶集手稿乙”。

四、题“万叶集选译序”，未完，墨批，附译歌三并裁割成条。兹称“万叶集选译手稿”。

又题“选译万叶集”卷三一份，以“手稿丙”名之。

值钱稻孙古稀之年，译竟而序。几经辗转，在新出村、铃木

虎雄、吉川幸次郎、平冈武夫等人协力下，1959年，《汉译万叶集选》终于彼邦梓行。

其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出版《万叶集》的计划，遗稿存钱稻孙意见一纸，表明其与沈策合译。人文社早在1956年12月便和沈策签订《万叶集（选译本）》的翻译合同，约定一年后交稿，究竟不果。1959年9月，文洁若填《万叶集选》书稿质量单，译者一栏只有钱稻孙的名字。1962年文洁若汇报书稿翻译进度的信中，谈到《万叶集选》是1959年以前译的。

具体情况，先在楼适夷致钱稻孙信里交代了人文社请刘振瀛选目，将作者依照时代远近排列，徐按题材卷数编汇，总分六部。楼适夷认为撷择精到，转交钱稻孙参考斟酌，且特地建议道：“原译（旧体诗），非常古雅典丽，唯为比较广泛的读者着想，并更能自由传达原作风格，考虑还是用语体或浅近的文言来译比较适当（免得连译文都得注解），格律也可自由一些，可以不拘一格。”

所以后来《万叶集精选》收录了大量白话歌译，都是应楼适夷的建议而创作的。对此，“万叶集译解”里明言：“译古歌相当不容易，先不先苦于考虑用何等语词、何等句调来翻译。我曾试过古调韵译（日本刊选译本，《译文》杂志选本），不能免于译读双方都费劲的批评；这次再试用浅词疏韵来作话译，实际也并没能省劲。”〔36〕语译钱注中复吐心迹：“柿本的歌句，以下不打算多译了，不大合于译白话，我个人的兴趣也不深。”通观柿本人麻吕歌有全译的近百首，所谓兴趣不深，料并不在作者本身，也足见钱稻孙对译体的追求。

盖钱稻孙按选目译讫，经文洁若整理，得五百二十六首，共三十纸，编码三十一页，缺第十二页，疑被用去裁剪缀续。遗稿

一篇由文洁若及一位不谙外文者誊录、末段数行改换钱氏亲笔的“序说”却道：“今选译五百五十一首。”

除了上述方式编次，万叶译歌写在白纸上的有十三张，之中一页题为“介绍”，末云：“这里只选译出一极少部分，当个样品，特意题名‘万叶一叶’。”如何极少？原写作选译“1~2%来供浏览”，计当四百五十至九百首，合乎选目五百之数。另一页题为“万叶集译解”则说将卷一、二用白话全译出来。现在看来，头两卷译歌确实多些，仍欠一百又七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十三张与近松门左卫门净琉璃台本初译是同样的用纸。文洁若信曾提及，近松净琉璃始译自1959年11月。

那封楼适夷信虽年份不详，因该信纸是以寿桃画制笺，款“九十三岁白石”，邹双双教授推知时间不早于1957年。左下角又有文洁若两行钢笔小字：《万叶集年表》/戏剧行话、参考书。后二者指的该是近松译事。

综览遗留的各种译稿推断，钱稻孙完成日本选译后，尚孜孜矻矻，赍续译业。《万叶集精选》的底稿不见踪影，只能找到〔3〕〔4〕的纸片，字迹潦草，且有笔误，想是他在目力衰弱时勉强写下的，当1962年至1963年了。

最后的出版形式，应是在《汉译万叶集选》的基础上扩编一倍，文言、语体二译兼陈。诗题不用原文。注人、注时、注事、注词，重要的诗人或有小传。

至于书名，终始叫作《万叶集选》，李芒版本便仍旧贯。尔后文洁若整理遗稿，从《汉译万叶集选》的题签上摘了四字，另请同为人文社编辑的黄汶补写一“精”字，是为《万叶集精选》。

这次整理，仍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《万叶集精选》作底本。搜罗期刊《清华大学学报(自然科学版)》《北京近代科学图

书馆馆刊》《书渗》《中和月刊》《惟神道》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》《日本研究》《北大文学》《译文》，书籍《日本诗歌选》《樱花国歌话》《汉译万叶集选》，及书信、手稿等，沿袭体例，稍加隐括、刊补、注释，并标出对应的公元纪年。兹共收录万叶和歌七百四十四首，较诸《精选》增益五十二首。以此核查，若选目毕译竟，不计同歌异译，亡佚六十五首。若将卷一、二算入，最多可达九百一十六首，则占总数五分之一。

另有疑作，见1943年1月《日本研究》第一卷第三期杨燕怀著《日本上古文学概观草稿(上)》，文末小字注“本篇引万叶长歌译文，多系采取钱稻孙先生翻译者”。逐一检视，实亦引了短歌。虽可跟1943年10月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》第二期《日本和歌俳句选译四十四首》比对，排除杨译数首，其余依旧不易辨别。从引用的版本看，大都是已见刊的，亦不尽然，如〔3393〕：

筑波镇中峰，守望面西东；
防闲虽母氏，魂魄时相逢。

此与《万叶集精选》所收的翻译相类(见本书〔3393〕译二)，直至汉译万叶集原稿的发现，方证实诚属钱译。那么，杨燕怀还应运用了其译稿。单以遣词或风格论断，有失严谨。在这里聊举颇疑是钱译的例。

既援钱译长歌〔904〕，反歌〔905〕也很有可能：

儿幼不识路，长途虑失迷；
还祈泉下使，背负去冥司。

似改旧译的，有〔318〕：

出从田儿浦，仰瞻岭临空；
皑皑雪一白，降彼富士峰。

〔3317〕：

易马为乘，卿犹步行；
虽云踏石，所愿同征。

〔3421〕：

峻岭伊香保，霹雳戒勿鸣；
我则不尔惧，乃虑妹惶惊。

对于同歌数译，以体之古今次序，先文言，后口语；字句出入，为免太繁，只收逾半数相异者，其余出校。

原来的歌题、左注，因稿草驳杂，例无一统，或依本文径录，或窜易以从顺，或别命之名目。今一律据佐竹昭广等氏校注的岩波文库版《万叶集》校改，包括训读、用字等。

手稿中有题为“万叶集译论·序”者，与《译文》上登载的文字相似，可惜孤叶残零，只好舍去，遂取“序说”代之。

因为另有对钱稻孙翻译的完整董理，力图保存原貌，反映译源流，所以眼下这一册，相对特殊，旨在裒缀成“完书”而已，有意延续文洁若编集《万叶集精选》的方式，做的增删剪裁校注，便多少随意，不那么严谨了。

想当初每天除睡觉占去的时间较多外，三个月里，都掷在辑注上了。唯仓促成事，终没有余裕再深入调查研究、钩沉拾遗。记得临交稿前有日昼眠，梦见《万叶》佚译都找齐了，正自欣喜之际，忽醒过来，不觉怅然若失。没承想，七年间陆续摭摭，目所能及的材料，大概筌拾已尽，仅未觅得《东西》杂志的《日本诗歌选——大伴卿赞酒歌、歌谣》一文。这还得感谢许多人，各位给予的每个帮助，我都存念在心。其中特别感谢邹双双教授，旧书能够新貌重版，有一半的功劳归于她。

译途修阻，奈何迟暮。《源氏》五十四帖，待钱稻孙再执译笔，却叹“钝质衰年，跬步翻山，未敢予计途程”；《万叶》四千五百馀歌，检点十数年来所得，徒有“痛感驹窗电逝”。往后不特厥功未竟，就连留存下来的手泽，大多也只是残篇片楮，实难成书。

则真是：浮生没计较，身世总萍漂！

译固无意，但在此处，斯言尽矣。

曾维德

2011年11月26日

2018年6月11日 重订

序 说

《万叶集》是日本最古的和歌总集。

和歌云者，谓用日本固有的语言音调来吟咏的诗歌，有别于仿效中国诗歌而作的汉诗。不过，这二字之称，还是后起的。在纂辑《万叶集》的当时，但以“歌”一字来和“诗”相区别。集中也间有歌题为“和歌”者，则是唱和之和，而非大和之和。全书二十卷，收有长短各体的古和歌四千五百有馀首。其中有题注纪年的最晚者当我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)。

日本史上，当我隋唐之际的一段时期，叫作“飞鸟奈良时代”。从代代改变皇居于大和、飞鸟一带地方直到奠都奈良以后的七十年，前后一百多年，文化艺术上开出了第一朵绚烂的花。这部《万叶集》就代表着那一时代的和歌。

其时日本还没有自家的文字，而歌词是离不开声音的。由于录音的必要，借用汉字做音标，所谓“万叶假名”，夹用在载意汉字的真名之间。万叶假名，花样多端，有的借用字音，有的借用字训，却不用本义而但取其训语之音，与真名不一样。还有更加转弯抹角的所谓“戏训”，有时字数还比所表示的音数多，例如用“蜂声”二字只表示“bu”一音。所以读起来好比猜谜，不但我们看不懂，他们本国人也不能谁都直接读解。经过千年来几多

笃学之士的苦心考读，近年万叶学专家的多方面研究，有了现代文字的本子，并且最近有了许多大家的现代语译注评释。但是还有未得定解的词句，有一首至今没有读通的。

然而正因其用假名记录，也说明着这《万叶集》是未有文字以先的文学，其中所收约占半数不知作者的民谣样歌词还是近于上古的口诵(littérature orale)。换句话说，这《万叶集》是由口诵文学演变到笔撰文学的一个宝贵标本，尤其说明着日本的笔撰文学是产生在未有文字之先的。更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意义就是日本所以发展其自家的文学，主要靠其基本工具的假名，而假名的原始形态和初期的演变就见于此集。也因此，在我们考究到唐以前的音韵，这万叶假名也不无可资参考之处。

集中歌词之体，主要以五言句和七言句交替成章，最后重叠一句七言煞尾。这似乎是日本韵调(rhyme)的一个基本律，后世许多歌谣曲唱都大致不离此宗。长歌句数没有定限，短歌限定是五句：五、七、五、七、七，恰好是长歌的截头接尾。后世很少作长歌，所谓和歌，就只是短歌，所以和歌别名就叫三十一文字。此外有六句头的，一体叫“旋头歌”，五、七、七为一解，两解成一章。集中所收不过二三十首，后世更少仿作，所以叫旋头，就因为前后二解同调。妄加推测，许是踏步而歌的，唱到一半，掉过头来。歌词往往两半合掌，前后自成应对口气，可能原因于此。再有全集只见一首“佛足石体”，则是短歌又缀上一句七言，所以也是六句成章。奈良药师寺有一石碑，刻着佛足迹，有奈良时代的文室智努者为其亡妻荐福的赞佛歌，是这样的。短歌有不自独立而附属于长歌之后的，特称为“反歌”。长歌不一定有反歌，而反歌也不限于一首。其词大多总括长歌的大意，或者补充长歌所未尽的馀意。然而时代古一些的长歌，倒并不一定

带反歌，这分明模仿中国词赋的乱辞，而也是后世不复多作长歌的机兆。

集中歌，前有题或序，后有注跋，自是编者所加。在题或跋中注出的年代，上下亘及四百五十多年，其实构成这万叶的中心，表现着万叶歌的特色者，不过飞鸟奈良时代的一百三十年左右。注出作者的，约有二千二百首，名数略可得五百人。其中有皇室男女、高官、文士、兵卒、僧侣、游女，普遍于各个阶层、各个地域。还有一卷可以说是采风专辑，收罗了东北地方的方言民谣。歌词所涉及的天然景物、人情故事，真个包罗万象，迥非后世任一和歌集所克并比。他们一向以此集比于我国的诗三百篇，而和歌史上每一次的歌风振作，莫不以学习、研究《万叶集》为其前提、动机的。至于其时的制度、风俗、服色、起居，以及其与我国的交往，中国思想、技术的东流之迹，都足以引起我们今日的兴趣。

再通观这万叶的歌风，则情意真率而声调雄壮，词藻富丽而句法苍劲，也是后世和歌里不容易见到的。从时代和作风两方面综合观察起来，大致看出三个主要潮头。第一个潮头，略当我唐初，篇什不很多，大抵出于宫廷人之手，而情词朴直，颇多气魄、性灵之作。紧接着来了个“歌圣”柿本人麻吕，引起了第二个潮头。修炼辞句，创造格律，文人竞起，蔚为翰林，多作富丽堂皇的长篇。及至奈良后半，天平（略当我唐开元、天宝）以后，大伴氏一族占据了歌坛，为作歌而作歌，力慕风雅。以致篇什之繁，大伴家持一个人就近千首。而性灵反见淹没，意境也趋于纤巧，形成第三个潮头，其实也是万叶的衰波了。

那末，这样个内容的《万叶集》二十卷，究竟是谁、是怎样编选成功的呢？古来就有好几个说法。一说是圣武天皇（724—